

第五章

葉念文雙手負於身後，站在宮廟大門外望向斜對面二樓洋房，偌大的花園圍牆外停了一輛又一輛 SNG 車，三兩成群的各家電視新聞台記者、攝影師正忙著各做各的新聞直播，他們想要採訪的對象就在花園洋房裡。

葉念文仰頭看了陽光西斜的天色，由紅轉橘再轉深橘，逐漸地暗淡下來，時間差不多了，他感傷想，終須一別。

身側，不期然響起一道沉穩聲音——

「先生，我來赴五年之約了。」

葉念文循著聲音側身看向不遠處來人，臉上揚起淺笑說：「嵩韜居士，果然能人。往後宮廟的事，有勞居士。」

「先生太客氣了。」黎嵩韜走到葉念文身旁，與他方向一致，視線落在斜對面花園洋房，「老先生今世福德圓滿了。」

「是，我外曾外祖父是福祿壽三全的有福之人。」葉念文笑道，他外曾外祖父葉之禮年輕時是這村鎮上最聰明的少年，當年是唯一也是第一個考上台大的鄉村子弟。

憑著天賦能力加上機緣俱足，白手起家建立了百億商業王國，從食品王國擴展到生技醫療，如今更是成功立旗新興科技產業。

這百億商業王國的建造者即將告別塵世，百億王國要交棒給誰？便是此時圍聚在花園洋房外一輛輛 SNG 車最關心的命題。

「葉之禮白手起家的傳奇一生即將落幕，他唯一血脈是葉菡庭，葉之禮曾經領養一名孤兒葉照熙，後來終止收養。」

「終止收養不久後，葉照熙成為葉菡庭的丈夫，葉菡庭先前有一段婚姻育有一女葉觀雨，葉家接連兩代僅有獨生女兒。」

「百億大亨葉之禮的外孫女葉觀雨與美國身價不菲的新創公司執行長厲彥朔婚後育有一子，葉家百億王國究竟要交棒到誰手上？接掌葉家的會是葉之禮的獨生女葉菡庭？曾經的養子、後來的駙馬爺葉照熙？外孫女葉觀雨？新創公司執行長厲彥朔？或是不曾對外露面的年輕外曾外孫……」

隔著不大的一條街，葉念文聽見正對著攝影機器侃侃而談的某家電視台記者，用行雲流水一大串話表格式地說明他們葉家的幾代關係，葉念文神色清冷站在這頭安靜地聽，完全像個局外人。

「先生接下來要過忙碌生活，再不能像先前隨心所欲。」

「是啊，不能太過隨心所欲了。」

「先生養的小花可還好？」

「唉呀，那朵忘恩負義的小花啊，養了快兩年，某天連句道別也沒有，消失得無影無蹤。」葉念文想起小花，忍不住有幾分埋怨。

想走沒關係啊！至少說聲再見嘛，什麼都沒表達，突然消失不見，害他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失落了好些時日他才振作起來。

他的房間再聞不到沁鼻的芬芳，那朵小花有種世間繁花所沒有的獨特香氣。

「有緣終是能相逢，先生與小花有不解因緣，一定會再相逢的。」

「或許吧。」葉念文可有可無的應道，要是能再相逢，他是不是該先把小花捆起來打幾下？罰一罰她不告而別，或者罰她離開這麼久也不曾回來看看他。

唉，還是先別想這些有的沒有的吧……

「嵩韜居士想不想見一見我外曾外祖父？」葉念文問。

「我選這時候來，也正是想送送葉老先生，我年輕時曾與老先生有幾面之緣，老先生是心善之人，總是行善卻從不張揚，非常難得。」

「我曾外祖父是性情中人，心有明鏡，不圖虛名。居士跟我回去，一會兒外曾外祖父見到居士，一定很開心。」

「我與葉老先生僅有幾面之緣，有數十年未曾相見，老先生恐怕不記得我。」

「我外曾外祖父年歲確實是大，但記憶力絲毫不損，他很厲害的。我打賭外曾外祖父一定記得先生，哪怕你們只有過幾面之緣，我外曾外祖父最是敬服修道人。」

葉念文邊說邊領著黎嵩韜過街，無視外頭聚集的記者群，按下葉家大門門鈴。

見葉念文按鈴，記者蜂擁過來，向他接二連三提出問題。

「請問你是葉家什麼人？」

「是來探望葉之禮先生嗎？」

「請問葉家人現在心情如何？」

「葉之禮先生身體狀況還好嗎？」

「葉之禮先生決定繼承人了嗎？」

「……請問葉之禮先生意識清楚嗎？醫生有說什麼嗎？」

「聽說葉之禮先生交代不發喪、不公祭，要直接火化，家屬也同意這麼做嗎？」

葉念文沉默忍受周遭記者某些趨近無腦的問題，直到最後一個揚高聲音將麥克風抵在他面前的記者，說了不發喪、不公祭，他終於轉頭，視線凌厲轉向發問記者的方向。

攝影機在這時捕捉到葉念文清晰俊秀的五官，被記者群包圍的他身高挺拔，萬分犀利的視線有著難以言喻的無形威壓，核彈級的靜默爆炸，一瞬讓周遭陷入無聲，提問的記者們全體安靜。

現場的靜默持續幾秒，葉家大門有人來開，門內管家見是葉念文，立刻招呼——

「小少爺，快進來，夫人、先生在等。」

葉念文一言不發側過身，收回視線，對黎嵩韜說：「居士，您先請。」

黎嵩韜不推讓，先一步進門，葉念文隨後跟上，由管家關上葉家大門。

門外記者在關門聲之後又一陣鬨然喧鬧，各家緊接著做起揣測與報導。

「你們聽說了嗎？今天下午小少爺就要到公司報到了。」

這兩天總部辦公區最熱門的話題，正是即將接手集團的「小少爺」暫時先掛名特助進入集團學習，待進入狀況後擇時正式接班。

至於「小少爺」封號如何來？自然是由前幾天新聞報導轉播的片段，眾人才得以

一窺葉家第四代年輕接班者驚為天人的真容。

「真的嗎？聽誰說的？消息可靠嗎？」一名年輕行政助理心花怒放問道。

自從新聞報導後，整個集團總部年輕單身女性無一不翹首盼望那位年輕清俊的葉家第四代接班人正式上班。

「人資經理說的，確定是今天下午一點報到。」人資小助理在茶水間輕聲細語說。她昨天下午無意間聽見人資經理跟總經理確認報到時間，下班後立即去做了美甲，昨晚在衣櫃前左挑右選，最後挑了件規規矩矩的白色真絲襯衫、黑色緊身短裙。她自認身材好、人高挑，穿什麼都好看，但也不想顯得太招搖刻意，公司年輕未婚女性這麼多，她相信有大半單身女性跟她心思相近，想圖個近水樓台先得月。若是有幸能麻雀變鳳凰嫁入豪門，這輩子可以不累不愁了，更別說第四代接班人不僅年輕、容貌俊帥，還是個智商極高的天才。

他在電視新聞雖只有短短幾秒畫面，可那僅一瞬犀利沉穩的眼神，大概收服了當時在電視機前面收看新聞的大半年輕未婚女性。

光是他那張勝過一線男星的好看五官、高大挺拔的身材，即使沒有萬貫家財也足以令他收穫眾多異性的愛慕眼光，何況他是百億集團未來接班人。

這樣集一切上好條件的男人，既年輕且單身，完全滿足年輕女性想擁有的夢幻伴侶的所有條件啊！

新聞播出之後，各家電視台沒花多少時間便追出在葉家大門前被喊了一聲「小少爺」的年輕男子各樣學經歷資料，十八歲跳級完成碩士學位，擁有靈通的本事，十五歲繼承曾外祖父衣鉢，在出生的故鄉小鎮主持曾由曾外祖父厲萬通一手建立的宮廟。

根據接受採訪的當地人說，這位「小少爺」應當是得到曾外祖父遺傳，有與鬼神溝通的本領，而且能一眼知曉人心善惡。

總之，好幾個被採訪過的鄉鎮居民將第四代接班人的本領形容得玄乎其玄，至於「小少爺」主持的地方宮廟，幾年經營下來，從原來默默無名的鄉鎮宮廟到現在朝拜香客絡繹不絕，似乎是有幾分本事的。

這麼一個充滿濃厚特殊個人色彩的年輕接班人，經過各家電視台播報之後，毫無意外的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許多未婚女子眼中的超級金龜婿。

百億大亨葉之禮在「小少爺」短暫露臉的新聞播放隔日過世，如傳言所說葉家按葉之禮所願，不發喪、不公祭，直接火化並選擇植葬。

沒有隆重盛大的喪禮，在商業市場舉足輕重的大亨，選擇最輕簡的方式走最後一程，新聞也因此翻騰一時。

轉眼十多日過去，葉家對外宣佈，將依照葉之禮遺囑，由第四代小少爺葉念文接手未來集團經營。

遺囑公佈之後，整個集團氣氛近乎沸騰，特別是那些年輕未婚具有「撈月」資格的女性員工，這幾日來來去去傳播的八卦都落在即將進入集團核心工作的第四代小少爺葉念文身上，好不熱鬧。

人資部門行政助理汪潔霏有機會聽見小少爺將至公司報到的第一手時間資料，守

了大半天口風，直到小少爺報到當天上午，才終於帶著些微得意洋洋的語氣說出小少爺的報到時程，這個時間誰也沒有辦法回家好好打扮一番了，她雖不能說勝券在握，但至少也賺到一個先機。

茶水間還有祕書部、各級高階主管助理，各個都是在高層間打混的，哪裡聽不出汪潔霏那點小得意？

雖然說失去了提前打扮的先機，倒也不是那麼讓人扼腕，至少還有點時間補妝，平時這些高層助理們也不至於穿扮得太差，跟著高階主管們做事，不時有客戶來訪要接待或需要跟著主管出訪，哪能穿得太隨便！

聽完汪潔霏的小得意後，各部門助理們先後離開茶水間，各自「忙活」去了。這時茶水間走進來一個打扮中規中矩的年輕祕書，她見茶水間沒人，暗暗鬆口氣，不用虛笑著應酬當然是最好的，卻也有些奇怪，這時間茶水間通常會有幾個助理來忙裡偷閒，藉著為主管泡茶、泡咖啡為由聚在一塊兒聊聊八卦什麼的，沒想到此時一個人也沒有，雖說事出反常必有妖，但她其實也不是十分在意。

她踮起腳尖從上方櫃子拿了一包未開封的白砂糖下來，糖罐裡沒有糖了也不見有人補充。

咖啡機旁有一小盆裝飾用的綠色植栽，是好養活的黃金葛，從那方向不時傳來微弱、近乎嗚咽的聲音——

「好渴、渴死我了……我快死了、快死了啦……」

她拆開砂糖，將空空的糖罐裝滿，掃一眼那盆嗚咽著快要死了的黃金葛，拿自己的馬克杯從飲水機裝了些水倒入盆栽。

「呼！總算又活過來，謝謝好心人。」

好心人嘴角微勾，淺淺地笑，這盆黃金葛有演戲天分，語氣總是那麼誇大。她想，很大的原因是在茶水間待太久，八卦聽得太多，聽出了演戲天分。

「好心人，謝謝妳賞的水，來來來，告訴妳一個大八卦，剛剛幾個美女聚在這裡說，小少爺下午一點要來公司報到。」

她聽見「小少爺」三個字愣了一下，陷入某種旁人觸不到的沉思之中。

片刻後她拉回思緒，開始為總經理沖一杯慣喝的熱拿鐵，難得總經理今天一大早就進公司，尋常這位「兼職」總經理是不常在公司的。

多虧最近新聞有如八卦雜誌一般，鉅細靡遺完整報導葉家的八卦，她才知道原來代總經理職的厲彥朔是葉家第三代駙馬爺，同時也是美國新創公司執行長，這些有錢人的身分、名片真是不嫌多，一個加一個的高階職位，賺不完的钱。

這位代總經理職的葉家駙馬爺在十年前進公司，當時葉之禮身體十分健朗，掌握著集團的經營權。

原本的集團總經理是葉之禮的上門女婿，也就是被終止收養的養子葉照熙，後來第三代駙馬爺在美國創業成功衣錦還鄉，娶了第三代葉家獨生女葉觀雨，葉之禮將總經理職給了厲彥朔，原來的總經理葉照熙總算能專心經營自己一手創立的公

司。

旁人以為入葉家的二代、三代駙馬爺們是走大運，人生能一輩子不用奮鬥，但對

葉家這兩位二代、三代女婿來說，他們更寧願奮鬥自己的事業。

當年葉之禮將總經理職交給厲彥朔，他卻表明只願意暫代總經理一職，等葉家第四代葉念文長大了再交棒。

這位代總經理不常駐公司，也不按月支薪，每年僅領些集團分紅，雖說按職級也是一大筆錢，但總之真的僅僅是位代總經理，不正式的那種，後來這一兩年葉之禮體力比較不好了，代總經理進公司的時間才變得比較多，依舊是不領月薪，只領集團每年分紅。

無人不好奇這位集團代總經理的身分，不過葉家人十分低調保密，沒人知曉代總經理是葉家第三代女婿。

從葉之禮病危到過世這段時間，葉家人的關係圖被攤在陽光下，透過媒體放送，所有人一下子摸清了葉家簡單的人口關係。

葉家人口實在太過簡單，但各個學經歷被報導出來都是人中龍鳳，無一不是令人印象深刻。

自從葉之禮過世之後，這陣子代總經理幾乎會有半天時間在公司，大概是希望能好好交棒吧。

她沖好拿鐵後也為自己倒了一杯美式。

坦白說，她進這家公司不到兩年，算菜鳥一隻，當初應徵的是行政助理工作，她剛進公司時對各級高階主管不熟，對代總經理的印象僅是對方是代理職，不常進公司，當時她連代總經理長怎樣都不知道。

一天下午，在洗手間外有一盆靠窗的裝飾植栽綠孔雀，小小聲地哭著。

「好餓、好渴啊……不給肥料也不給水，人類好壞好壞！」

她當時剛從洗手間出來，左看右看確定四下沒人，才走到綠孔雀旁邊蹲下來，小聲說：「別哭、別哭，照顧妳的人可能太忙忘記澆水，等一下我給妳一些水，明天我再拿點肥料來，妳別再哭了啊。」

她起身趕緊去茶水間拿一個空紙杯子，再到洗手間盛滿水出來，倒進盆栽裡。

「還不夠嗎？那妳等等。」她轉身要進洗手間，這才發現有個高大男人，西裝筆挺、儀態不凡，站在男洗手間外面用若有所思的打量眼神審視她。

那一霎她前進也不是，後退也不是，尷尬的站在原地。

「我聽見妳跟植物說話。」男人用十分正常的語氣，像跟人聊現在天氣不錯那般尋常，而不是用看神經病的眼神看她，對她說話。

她呆定在原地，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那植物不是說還不夠？妳再給它一些水，然後跟我來。」

如果說聽得見植物聲音這件事很奇怪，那麼眼下這個好看男人若無其事的反應才更奇怪。

「……」她張了張嘴，卻不知該對男人說什麼。

「我等妳幫植物澆水。」男人耐著性子對她說。

她掙扎一下，最後走進女生洗手間盛一杯水出來，再倒入盆栽裡。

這時綠孔雀又小小聲說：「謝謝，可不可以再一杯？」

「好，馬上來。」反正男人已經認定她會跟植物說話，她也不裝了。
再盛一杯水出來，倒入盆栽，綠孔雀終於說：「謝謝，終於舒服了。妳明天會帶肥料來嗎？」

「會，我明天帶肥料來。」

一旁看著她與綠孔雀的男人，開口問：「好了嗎？」

「嗯。」她應聲。

「妳跟我來。」男人昂首闊步離去，一看就知道是個慣於發號施令的人。
她那時只是個新人，剛進公司不滿一個月，試用期還沒過，看在薪水的分上，她很認命地跟上男人腳步。

走著走著，他們來到掛著總經理名牌的辦公室，男人推門進去，她心想，該不會這位就是大名鼎鼎、常不在公司的代總經理？

男人走到辦公椅坐下，朝旁邊的沙發揮手，招呼她說：「妳找位置坐，我們聊一下。」

她聞言趕緊落坐，像個即將聽訓的學生，端端正正坐得挺直。

「妳能跟植物溝通？」他一邊打開桌上型電腦一邊問她，語氣波瀾不驚，好似能跟植物溝通是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

她不確定是被人發現她能跟植物溝通比較驚嚇，或是發現的人如此淡定比較讓她驚嚇？

實在很無言，無言到不知如何反應。

總經理朝她這邊看過來，溫和無害地笑了一笑說：「我太太看得到鬼，我兒子大概遺傳她，從小能看到其他人看不見的事物，鬼、精靈、妖魔鬼怪……多數人看不見的，我兒子都能看見，所以我對奇特的事比較容易接受，這樣說能不能讓妳好過一些？」

原來是這樣啊，她理解了。想了一下，終於坦然回答他的問題。「對，我能跟植物溝通，聽得見它們的聲音。」

「是從小就有這種能力嗎？」

「不是。我十八歲生日的前一天，走在路上被雷連續劈了兩次，大家說我沒死是奇蹟，被救回來之後，我忽然能聽到植物的聲音。」她平靜陳述。

辦公椅上的厲彥朔沒對她能跟植物溝通這件事感覺吃驚，反而是聽見她被雷連劈兩次露出驚訝表情，一會兒他好奇問：「除了能聽到植物的聲音，還有其他後遺症嗎？」

「目前沒有，我出院前醫生為我做過全身檢查，我身體一切正常，醫生也百思不得其解，那位醫生說他遇過其他兩個遭受雷擊的人，一個當場死亡，送到醫院已經沒有呼吸心跳，一個重傷在醫院住了許久，身體留下永久性傷害，無法完全恢復。醫生說我非常幸運，連續兩次遭受雷擊，卻沒留下任何損傷。」不知為何，或許是總經理的眼神實在太溫和，讓她覺得安然無害，她很自然地說出過去經歷。

「妳確實是很幸運，今年多大了？妳看起來跟我兒子差不多年紀。」

這回換她睜大了眼睛，毫不掩飾心裡的驚訝，總經理看起來四十歲左右，居然有

她這麼大的孩子？開玩笑的吧？「總經理看起來很年輕，我今年二十一歲，剛從大學畢業，這是我第一份工作，還沒過試用期，我進公司才三個多禮拜。」

「妳的確跟我兒子差不多大，他大妳兩歲，我也不年輕，我兒子出生那年我快三十歲了，妳可以算算我現在的年紀。」

「多數大學生是二十二歲畢業，妳提早入學嗎？」

「我發生意外那年家裡也出了狀況，我提前一年修完學分畢業，趕快出來工作，我需要一份穩定收入。」

他沉吟半晌，點點頭，狀似讚賞，又似認同，問：「妳在哪個部門工作？」

「我應徵的是行政助理，目前跟著業務經理的助理學習，過試用期之後應該會在業務部。」

「妳的英日文如何？」

「英文聽說讀寫流暢，日文只有中級程度。」她答。

「日文需要再加強，妳願意來當我的助理嗎？我的職位是暫代，將來會有更適合的人來接這個職位，我想替將來的總經理培養一個得力助手，妳願不願意接這份工作？」

「薪水福利絕對比妳現在的好許多，不過挑戰與困難也會更多。我給妳兩天時間考慮，妳想好再回答我。」

「總經理為什麼選我？」她很困惑，總不會是因為她能跟植物溝通吧？」

「因為妳能跟植物溝通啊。」他笑眯了眼，半開玩笑半認真說。

蛤？真是這樣嗎？她實在很懷疑，能跟植物溝通算什麼工作能力呢！

「那是原因之一，」厲彥朔收起半玩笑態度，嚴肅而正經的回答，問：「妳能與植物溝通，那植物會不會跟妳說些其他人的八卦？」

「會，它們偶爾會提醒我哪些人該注意，哪些人說了或做了什麼壞事好事。」

「我猜也是這樣，萬物有靈，妳有幸能與植物溝通，能得到它們信任，表示妳是良善的人，因為妳聽見它們的聲音，回應、照顧它們的感受，妳其實也可以選擇對它們置之不理，不是嗎？」

「但妳沒有，而它們也給妳相當回饋，報答妳的善意，這是我選擇妳的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妳願意擔任總經理助理，全公司的植物都是妳的耳目，如果妳願意分享必要資訊，應該能幫助在這個職位上的人做出更正確的決策。」

「再者，妳可以用三年時間完成四年學業，表示妳的學習能力足夠。最後，妳需要工作、需要收入，表示妳願意為工作投入應當的努力，換取更高報酬。」

「所以總經理助理這份工作適合妳，我能承諾的是，妳的收入會比妳目前的職位高，妳能學到的東西也是妳目前職位學不到的，無論妳將來在不在這家公司工作，未來出路必然比現在更寬廣。」

她越聽越驚奇，在對方認真嚴肅的分析後，她只沉默短短幾秒鐘便說：「我願意接這份工作，謝謝總經理給我機會。」

「另外我還有一點要求沒說，妳聽完再回答不遲。我這個職位是暫代，在有人正式接下這個位置之前，我是妳的上司，我對工作夥伴的要求很簡單，負責、認真、

準時完成工作內容，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別喜歡上我，不要有多餘、不恰當的舉動暗示，我這樣說也許是往自己臉上貼金，畢竟我已年過半百，可這幾年也許是社會風氣改變，年輕女孩某些觀念變得太過開放。

「總之，我愛我太太，不會對其他女人有想法。我的要求就這些，至於以後正式接任的總經理要如何，你們是不是可能產生其他發展，那不在我的管轄範圍。了解了嗎？」

她聽完後，忍不住笑出來，爽朗說：「總經理確實沒往臉上貼金，如果您不說，我以為總經理大概四十歲左右，正是男人最好的時光。」

「我保證不對您發花癡，認真負責、準時完成工作內容，這些我都能做到。我願意接這份工作，謝謝總經理給我機會。」她保證著。

聽完她的保證，厲彥朔也滿意的笑了。「好，我等會兒打個電話，讓妳下午轉過來。妳叫什麼名字？我剛沒細看妳工作證上的名字。」

「殷茜，工號是 1357xxxxxxx。」

「好，妳先去忙吧。」

殷茜站在茶水間回想她變成代總經理助理的過程，那時的她壓根沒想過代總經理的兒子是葉念文，畢竟兩個人不同姓。

本以為八竿子打不著的人，誰知道世界這麼小，原來葉念文從母姓。

這兩天聽代總經理的意思，將來總經理的位置是給葉念文接的，至於已故執行長的頭銜會掛葉家第三代，也就是葉念文的母親葉觀雨的名字，這樣看來，整個集團將來真正的管理人是葉念文。

殷茜曾經以為她跟葉念文這輩子不會再有交集，經過那場雷劫之後，她的人生、她這個人已經截然不同。

她很少再回想過去的事，已經好幾年過去了，如今葉念文應該不記得她吧？

那個擁有厲害異能的年輕男子，這麼多年肯定身邊有無數人來來去去，加上他家世非凡，見過的人應該多到數不清吧，所以渺小如她，葉念文應該早忘記了吧！

殷茜希望葉念文不記得她了，因為，她已經不再是殷茜。

唉，真沒想到世界小得這般不像話，她要是能預知她將會成為葉念文的助理，這份總經理助理的好工作，她說什麼也不會接下來。

事到如今，她只能祈禱葉念文不記得她。

但如果葉念文還記得殷茜這個人，會不會看出來她跟從前不一樣？

如果他看出來，她又該怎麼辦？到時候再逃跑會不會太慢？真是讓人苦惱。

無形因果

打妖驅魔這一路，龍一見識到藍茵茵的功夫果真不一般，雖然個子不高至少與他相比算嬌小，但與其他人族姑娘相比，藍茵茵的身手是在均質之上。

總之回想初識那段日子，他小心翼翼想保護的姑娘時常讓他滿眼驚奇，尤其是打妖驅魔時，真不知她哪來的神力讓多數妖魔挨她一拳或受她一腳便飛得老遠滾在地上哀哀痛叫，掙扎許久也爬不起來。

龍一親眼瞧過被她多揍幾拳的大妖跪趴在地上苦苦哀求她饒命，不是道術，亦非

仙術，僅是實打實的肢體格鬥，若非他親眼瞧，他絕不信尋常人族能單憑肢體力量輕易將擁有妖力的妖魔一個個打趴。

「藍姑娘，妳的力量是天生的嗎？」

一日，他們在打妖驅魔路上隨意找了個山洞歇息，龍一負責稍微整理山洞，藍茵茜負責到外頭撿拾乾柴，可不過眨眼功夫，藍茵茜已手腳俐落地抱了好大一捆乾柴進山洞，龍一不過才轉個身，她已將火生好，不到一刻鐘陰冷潮濕的山洞讓火團烤暖了。

這位藍姑娘各方才能兼備，在短短幾日相處時間裡，屢屢讓龍一生出佩服，他先到凡間短暫遊歷過幾回，卻是頭一回遇上如此厲害的人族小姑娘。

龍一不是沒懷疑過藍茵茜並非人族，可他探查過幾回，藍茵茜氣息清明，極為乾淨，身上無一絲妖魔味，無論有多高深修為的妖魔亦不可能徹底壓制妖魔氣味。藍茵茜非妖非魔，也只可能是人族姑娘了。

「阿爹說我天生自帶神力，還說我是練武奇才，我學武功很快的啊，是我們族裡一大群學子們學得最好的，我阿爹可驕傲了！」藍茵茜心無城府說。

這段日子跟這位龍一小官爺一起打妖驅魔，她深深覺得這小官爺選擇跟她走是明智之舉，否則憑他的功夫，大概不到半日就被那些妖魔吃乾抹淨連骨頭都不剩。阿爹常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他們花木族本就應當保護神族所造的人族，與其他眾族融洽共存始終是他們花木族的生存準則。

「藍姑娘不怕那些大妖大魔嗎？」

「個個皆是我手下敗將，何需畏懼妖魔？不過……」藍茵茜欲言又止，沒將想法宣之於口。

「不過如何？藍姑娘怎不再說了？」

「我阿爹總說世間萬事萬物互相效力，吾族當與其他眾族和平共存。我相信……一直都相信我阿爹的話，可是……」藍茵茜咬了咬唇，似是有些為難。

「可是如何？」龍一氣溫和詢問，絲毫不催促。

「我跟著小官爺打妖驅魔也有好一段時日，越往北走越接近荒漠，那裡是妖魔聚居地，人族也大多曉得別接近荒漠。

「我曾聽我阿爹說過，妖魔們一般不到人族地界，因為荒漠有利妖魔修行。可你瞧最近幾日，咱們越往北走妖魔越多，甚至有不少妖魔化作人形混跡在人族中吸食人的精力魂魄。」藍茵茜皺緊眉頭，這跟她阿爹以前同她說的不一樣。現在的妖魔知曉吸食人族精魂的好，比起熬在荒漠裡修行，人族精魂更能增進妖力。

龍一沉默了半晌，尋思她的話，才緩聲問道：「姑娘可是想出了解決之道？」

「我不過是區區一個小……」花靈……她眨眨眼睛，及時止住話，「小凡人，能想出什麼解決之道？人族與妖魔的問題哪裡是我解決得了？我聽阿爹說天上神明護佑人族，時常差遣神仙們下來解救人族，畢竟是神族造了當靈力容器的人族，保護人族也是理所當然。

「可看看成效，即使神族下凡幫助人族，吸食人族精魂的妖魔依舊猖獗，而且越

來越多妖魔越界，妖魔比人族更早存在於四海八荒，脆弱的人族敵不過妖魔，再這樣下去，總有一天為數不多的人族會被滅絕。」藍茵茜說得沉重。

「不可能什麼辦法都沒有的，一定有辦法阻絕妖魔……」龍一聞言面色懊惱，不自覺咕嚕低語。

「結界或許有可能暫時解決妖魔混跡人族，不過單靠人族力量絕不可能立起足以阻擋妖魔的結界，就算神族願意幫忙也不容易成功，立結界前必須在人界與妖魔的荒漠邊境，以天火焚燒出十丈寬的絕對淨土，在這十丈寬的絕對淨土上需凝聚天地純靈之力與龍氣相混，形成巨大結界，阻絕人族與妖魔相互越界。

「至於人族裡殘餘的妖魔，總能慢慢清除乾淨，結界雖無法保萬年不傾頹，但至少人族萬年內得保繁榮昌盛，繁衍眾多，只要後代繁衍數量夠多，就無滅絕之憂。

「唉，我也只是說說罷了，龍乃天庭皇親貴胄，不可能為人族眾生耗費珍貴龍氣，再說天地純靈之力難以聚集，我的辦法不可能行得通。」

藍茵茜不曾想過，她這段無心話語為整個花木族招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

她的父族、母族與花木族裡無數修行萬千年凝聚純淨靈力的長老們，為了一堵註定要隨年歲土崩瓦解的結界，捨身焚燒出純靈之力，與龍氣相混形成巨大結界……